

第十五回 惡姻緣各自圖謀 聖天子赫然震怒

心裡憎嫌，冤家相對，不自知慚。一樽美酒，幾塊香羹，身穢皆炎。
文章各犯威嚴。為兒女，心腸死括，言詞尖厲。借語摧殘，誰肯謙謙。
右調《柳梢青》

話說李吏部見司空約才到京即奉差而去，知自家的權勢有靈，心甚快活，卻當不得兒子與媳婦在家中日久鬼吵，時常勸戒他道：「這婚姻是奉朝廷特命，又賜御樂金蓮，又敕百官襄事，乃大榮大幸之事。總是媳婦顏色差些，也是尚書之女，可以寬恕三分，怎麼只管責備？」李公子道：「孩兒別事可以奉得父親之命，此乃閨閣私秘之事，朝夕間要眉目相對。他若有三分象人，孩兒也還耐得，叫起來，哭起來，竟是一個麻鬼，卻叫孩兒怎生消受他。若是個曲盡婦道之人，相見了歡天喜地，百依百隨，孩兒還可勉強，誰知他見了孩兒，不罵醉鬼就罵糟團。他的憎嫌孩兒，比孩兒憎嫌他更甚，卻教孩兒怎生將就？當時我求父親與孩兒納聘者，趙小姐也，父親若競寫書央王撫台為媒，王撫台強為趙小姐出力，說他已受司空約之聘，渺茫之同，怎能回得父親之命。後請了聖旨，聖旨又准了，可謂萬分拿穩，誰知到被他花言巧語，哄過聖上，到將司空約之婚弄真了，竟賜了我這一個麻鬼。聖恩下為不深，卻那裡知道我們內中的許多情弊。孩兒縱不肖，是父親的遺體，誰不道是尚書的公子，怎去受這樣的苦惱？父親若不替孩兒作法區處，孩兒就生不如死了。」李尚書道：「我豈不思量區處，但礙著聖旨在上，故輕易動不得手腳。須留心，看有湊巧的機會，我自然有個分曉。你如今且權時忍耐。」李公子見父親吩咐，只得罷了。

過不多時，又與晏小姐相吵。晏小姐忽罵道：「你這死酒鬼與我，已是前生前世緒下的死冤家了。除非我一時害暴病死了，你方才得能夠快活，著是我晏小姐活活的坑陷在你家，你這賊酒鬼便叫八天王來護衛你，只恐怕也不能夠安靜，到不如你早早的尋個自盡，出脫了我罷。」李公子聽了，觸動他的惡機，因暗暗想道：「他這話雖說得不中聽，卻到是實情實理。他一個尚書的女兒，我一個尚書的公子，又是聖上賜婚，百官迎娶，那得開交。他一個麻臉，我一個酒鬼，料難和好，若不死了一個，便要吵鬧這一生一世。他方才說暴病死了，我想，暴病也是人生有的。何不就與他一個暴病而死，以斷根絕命，豈不美哉。他父親就有些疑心，體體面面，也不好反面無情，與我為難。就與我為難，以他家閒居的尚書與我現任的尚書賭勢力，只怕官情王法，也要遜讓三分，料想不至償命。得能脫了這重苦海，便耽些利害，費些銀錢，受些虧苦，也還要算做大便宜的了。」算計定了主意，便日日與心腹家人薛漏商量，要他害暴死之病。正是：

婚姻恩愛痛連肝，琴瑟調和魚水歡。

若是你憎兼我厭，便如火水互相殘。

薛漏說道：「要害暴死之病，除非飲食裡下些砒霜毒藥死便死了，那時面色有黑，晏尚書親來下視，豈不看出。」李公子道：「一死了便厚殮起來。包裹的周周密密，那裡便看得出來。便看得有些詭異，也只好說幾句閒話，終不成那裡去告了我來。」眾家人一齊迎和道：「大相公說得有理。」李公子聽了歡喜，遂悄悄叫人去買砒霜，要在飲食中算計晏小姐。不期晏小姐也暗暗的算計，要在醇酒中下些砒霜，斷送李公子。兩下懼不懷好意。

不多時，晏小姐早已將一小壇好酒暗暗的下毒藥在內。只因他與李公子兩個人，見了面，不是咒，就是罵，那裡好開口叫他吃酒。一個心腹丫鬟叫做錦霞，因湊說道：「小姐也不必著急去請大相公吃，只消將這壇酒明明的放在軒子裡花欄杆旁，大相公不時在那邊看花閒坐，聞見了酒的香氣，便忍不住，自然要開吃了，何須去勸。吃了就有差池，卻於小姐無乾。」晏小姐聽了，滿心歡喜，以為有理，遂悄悄叫錦霞移酒到軒子內去不題。

卻說李公子叫人買了毒藥，要下在飲食中，怎奈晏小姐的飲食俱有貼身服侍的僕婦伺候，一時急急忙忙，放不入去。欲要整理些飲食送與他吃，卻不曾送慣，忽然送去，恐他動疑。因想來想去，再想不出一個好法來，心中十分氣悶。一日，因氣悶不過，要出門尋人吃酒散悶。將走到大門，忽見一個垂髮丫鬟，手拿著一個金漆小盒，走入門來。忙仔細看來，卻是晏家岳母身邊服事的秋雲，因立住讓他走入，問道：「秋雲姐，為何獨自一個到我家來？手裡拿的甚麼東西？」秋雲見是公子，忙笑嘻嘻說道：「只因公子有些不老實，觸怒了我家小姐，有傷和氣，我家老爺與夫人甚是著惱。昨日老爺在郊外打圍獵獸，獵得一個鳥兒，不勝心喜。回到府中，與夫人說道：『此鳥可以療妒，若使他夫妻們吃了，到老和睦。』故此夫人今早親自安排作羹，要著僕婦送來。因還有說話要對小姐說，故此打發我送來。」李公子聽了，暗笑道：「我二人心事，那裡是為嫉妒不和。止是他嫌我，我又嫌他，恨不得要他早死，我好別娶一個快活。我想買了藥正愁沒處下手，今乃天賜其便，何不暗暗下手，豈不了帳。」因滿臉笑說道：「難得你老爺與夫人如此記念，要我們和姦，實實好意。若只使一人吃，只是一個和好，也是枉然。莫若我也吃些，有些靈驗，和好起來，方不負你老爺夫人之意。」說罷，伸手取盒道：「你跟我來。」秋雲見他說得有理，正合來意，遂跟他走入一間幽雅書室中。公子將盒兒放在桌上，遂轉身將藥藏在手中，復來開盒。只見盒內一隻龍鳳磁碗，盛著熱氣騰騰的，覺得香美可愛。道：「秋雲姐，你不要笑我，我有種毛病，有人立在面前，一時再吃不下去。你可去軒子外看些花草，等我吃些，與你送去。」秋雲退出。李公子略吃些，忙將毒藥滲在羹中，又將手指攪勻，仍舊將盒蓋好，叫秋雲道：「果是香甜好吃。你見小姐時，萬不可說出瞞他先吃。」秋雲應允，入內而去。正是：

醜人只道自家好。強漢何從肯服輸。

若使兩人朝暮共，自然水火不同爐。

李公子見秋雲去遠，不勝快活道：「難得這般湊巧，是他娘家送來物件，就藥死了，也賴不到我身上。從今再沒人敢嫌我了，只尋人訪問，娶個美貌佳人與他作對，才滿心願。」一時想得十分得意，叫著薛漏說知，使他入內暗暗打聽消息，自己走到軒子中看花，等候裡面動靜。閒看了半晌，遂坐在一張椅子上等候。不期坐下，忽有一陣酒香撲入鼻中，因想道：「此處那得有此妙物？我這幾日被磨滅得連酒興都減了，今日正要出門借酒消悶，恰又湊巧。索性在此等個長短，去吃也吃得放心。」想定了主意，只堅忍坐著。爭奈這酒的香氣一陣陣的隨風飄送，李公子早已滿口流涎，渾身發起癢來，遂坐不住，立起身來道：「這香氣不遠，莫非家中人藏頓在此，日裡不敢吃，等到夜間來吃？我何不尋著吃了他的，豈不有趣。」便在軒中隨香嗅去。嗅到軒盡處，只見有個亭子，花兒

近揭看，是滿滿的一壇好酒，濃醞異常。一時滿心快活，雙手捧到軒中，遂不管冷熱好歹，竟將嘴插著壇口，一氣吃了半壇。因停住暗笑道：「料想這晏麻子此時吃了毒藥，萬無生理，我今吃醉了，再有誰人罵我酒鬼、糟團了？」因想得快活，正又要吃，不覺身上連打了幾個寒噤，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我因一時嘴饞，吃不慣冷酒，這酒不吃罷。」說不完，早一個天旋地轉，跌倒軒中，不知人事。正是：

人有害虎心，虎起傷人意。

若是兩不嫌，決然無此事。

且說秋雲走入小姐臥房，正值小姐對鏡畫眉搽粉，丫鬟與他抵鬢簪花，因問道：「誰著你來！」秋雲道：「老爺夫人因記念小姐，昨日老爺獵得一件罕物，夫人整治了，著我送來，要看小姐吃光回話。說是小姐吃了，與公子恩愛，再不作吵。」晏小姐聽了，因歎口氣道：「你這癡丫頭，又來說癡話了。你豈不知我香閨生長，賦就嬌客，只指望老爺擇配，嫁個美貌才郎，終身和好，方不負我這朵鮮花。已擇了司空約，說才高貌美，滿我心願，誰知他又推辭已聘，可謂書生福薄矣，卻得老爺愛我心切，上本要他婚娶，已立意嫁他，誰知這李酒鬼不知自量，妄想天鵝，要娶趙小姐。這趙小姐卻是司空妄指聘定，一時各家二上本章。那曉得皇上看見我兩家男女皆未婚娶，競強媒硬配，將我嫁了過來。當夜朦朧惶惶，被他點污身體，至今悔恨不了，已立行人道他和好，只願他早死，他還癡心，吃醉走來，風風顛顛。要我容他。對他非嚷即罵，這些時已嚷罵得他失魂喪魄，再也不敢來歪纏了。」秋雲道：「小姐如今不要憎嫌公子了，可請吃老爺夫人送來的物件，包管小姐與公子恩愛到老。」晏小姐一面開盒，一面搖頭道：「我一朵好花，怎肯插在糞土之上。我今已有了好算計，埋伏停當，諒這酒鬼跳不出圈去。」因在奩匣中取兩枝銀簪，一連來取吃了數塊，也覺香美好吃。卻一眼看兩枝銀簪上，霎時變黑。小姐看了大驚，連忙放下不吃，道：「莫非內中有毒？」說不完，早已兩睛直挺，頃刻跌倒。正是：

是女思量美丈夫，也須有色得歡娛。

若然嫖母東施色，試問歡娛有也無。

眾侍女忽見小姐暴死，一時驚惶無措，一面入內報知。李尚書細問，方知送來飲食中有毒，忙著人請醫生看治，又著人去晏尚書家報信。不一時，醫生來看，說是誤食砒霜，幸而早知。尚可有一枚。使人殺羊取血，同糞清來灌。正要灌救，忽家人僕婦齊趕入房報道：「老爺夫人，不好了，公子不知為甚麼事跌死軒中，渾身青紫。」李尚書與夫人聽了大驚，一面吩咐救小姐，一面同醫生來看公子。果見公子橫跌在地，半壇的酒尚在身旁，急得跌足痛傷。這醫生忙近前用手在公子身上遍摸了一番，道：「老爺夫人不必過傷，公子還可有救。想必酒中誤食砒霜，衝入兩肢，虧得是冷酒，酒性是緩，不致斷腸，若再遲一刻，便無救了。今只須用羊血糞清灌救可活。」李尚書與夫人聽了，慌忙使家人灌救。正灌救時，幾個僕婦來報道：「虧得糞血，已將小姐救醒了。」李尚書使夫人入內去看媳婦，自己同家人且救公子。

此時，已有人報知了晏尚書與夫人，一齊趕來。晏夫人自往內與李夫人作吵，晏尚書來尋李吏部作對，說他謀害了女兒，因氣忿忿趕入軒中發話道：「一個朝廷大臣，怎麼縱容不肖子持頑殺妻，是何道理？」李吏部聽了，怒說道：「你這護短的畜生，全無閨訓，終日反目，也還事小，你怎麼將毒藥藏在飲食中，著人送來害他二人？我方才審問秋雲，方知我兒子也吃了送來的飲食，你的女兒致救醒了，我的兒於尚救不醒。必俱是你害得七顛八倒，怎麼反來怨我？如今決不與你干休。明日奏聞聖上，少不得朝中自有公論。」晏尚書一肚皮怒氣，聽見女兒已是救醒，氣已平了一半。又見李公子橫倒在地，只得一面分辨飲食中並無毒藥，又一面吩咐家人請夫人同小姐回家。自己走出外來，佯怒而去。這邊將李公子直灌救到半夜方才救轉，已是淹淹一息，急切不能言語。李吏部不勝痛恨，連夜草成一疏，到五更入朝。不期這日天子有事在宮，不出視朝，只得將本章煩內臣轉達御覽。早有人報知晏尚書。晏尚書著慌，只得也上一疏，也托內臣轉達。

過不一日，天子駕臨使殿，批覽奏章，內臣送呈二疏，天子先看李吏部的本章，只見上寫道：

臣李仁謹奏：為大壞綱常，唆女殺婿事；臣待罪銓曹，止有一子。前因喪偶擇娶，得蒙皇上深恩，賜婚於致仕臣晏黻之女為配，已及半年。豈意晏黻當時懼罪，恐違聖恩，勉強曲從，故臨行告戒。女遵父命，視夫寇仇，是以常閒鴛被，難邀半臂之歡。豈意為續鸞膠，反受終身之累，必欲夫死心方快足。今於本月某日，晏黻遣婢女秋雲，喬送療妒之羹，內具砒霜之藥。臣子無知，偶遭其毒，已經殞絕。幸天憐臣之後，賴醫蘇全灌救得生，尚自奄息在牀，生死未定，臣切痛心。伏乞陛下念臣犬馬有年，大張乾斷，請敕法臣明正晏黻之罪，離異其女，使臣得安效命，臣子得生矣。無任惶悚待命之至。

天子看完，又看晏黻本章：

臣晏黻謹奏大臣失體，有乖家教，縱子絕倫事：臣昔致於休，年將耄耋，箕裘無繼，止有弱女，正在及笄，未賦桃夭之好，久行選擇，難逢坦腹之兒。臣日夜營心，不能少懈也。前蒙皇上隆恩，賜婚李仁之子李最貴，臣以為門楣有幸，感戴無窮。孰知李仁種惡類奸，縱子仇殺前妻。懼其勢燄，莫敢誰何。得漏法網，不自知儆。今又復起獸心，視臣衰朽退位，視臣女蒲柳陋質，不遂其欲，是以朝夕設謀，百般凌辱不堪，不得已。臣女提防，已非朝夕。臣妻往往勸解，無奈水火難同。忽於本月某日，臣女遭中蠱毒，絞腹痛絕。幸得早知，同妻趕救灌醒，攜女急歸，方離虎穴，命若絲懸，使臣未有不為女痛心者也。今李仁不行責子之過，轉為遮飾，反誣奏陳。臣固可欺，豈可欺於皇上耶！治家如此，則政事可知矣。伏乞皇上削其職，懲其子，大正綱常倫理，使朝野知有國法，庶免效尤，臣女雖孀，沒齒無怨。謹此奏陳，待命之至。

天子看完兩疏，龍顏不勝震怒，即降旨著刑部將本內人犯審明。旨意一出，刑部即著役拘審。只因這一審，有分教：郎才女貌遂心歡，醜婦蠹男皆得意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